



张伯驹十五讲
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(接上期)

直率的性格

张伯驹的性格之直率，更是令人称奇。

大家知道，他和天津的张牧石是朋友，一次张伯驹去天津，天刚亮，张牧石夫妇还没有起床。张伯驹拍了几下门，无人应声。他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，砰砰砸起门来。张牧石从梦中惊醒，慌忙开门，张伯驹手里的砖头还没有扔掉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你看，这一会儿张伯驹像个文人吗？他就是这么个性格！

张伯驹年轻时也是这样。有一次在上海，张伯驹与朋友孙养农一起听一个名角唱《四郎探母》。张伯驹听他唱得不认真、不规范，立时大怒，离开座位就往外走，口中还喃喃有词。孙养农急忙跟上，问他什么事，张伯驹用河南话说，前后门上锁，放火烧。孙养农听得一愣，就问他，干什么呀？张伯驹气呼呼地说，连听戏的带唱戏的，一齐给我烧。孙养农明白张伯驹的意思了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这种性格直率得近乎荒唐，但正可看出张伯驹对传统京剧艺术的认真和挚爱。

还有一次，听谭富英的《群英会》，有个饰演孔明的老生，在台上戏弄起观众来，唱戏时大耍花腔。张伯驹是懂戏之人，当然懂得他这一手，顿时火起，径直跑到台口，一面用手指着那人一面就骂：“你不是东西！”骂完回头就走，台上台下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。张伯驹这种毫不留情的做法，在别人看来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。无奈，他就是这么个直率的个性。

但是，张伯驹的性格表现有时却又文雅、细腻得很呢！这里举一个例子。

张伯驹喜欢海棠可是出了名的。他曾有一首《小秦王》中说：“落英满地成茵席，愿作长眠易箦时。”意思就是愿死在落花丛中。张伯驹干脆在诗的注释中把这个意思说了个明白：“天津故李氏园海棠成林，每岁皆与津词家联吟其下。风来落英满地，如铺锦茵，余长眠于此，亦海棠颠也。”

张伯驹爱海棠，真如林和靖爱梅花一样啊！但在日常生活中，张伯驹的性格还是直率的。

1973年，张伯驹已经76岁了。这一年袁世凯的孙子，著名物理学家、美籍华人袁家骝从美国回来探亲，周总理接待。袁家骝提出要看望他的表叔张伯驹，于是，国务院办公厅先派人看了张伯驹的家，家具陈旧，有碍观瞻。这次会面可是具有影响力的大事啊！于是提出临时给张伯驹安排一所条件好的住处，以壮门面，或者换掉破旧的家具。不料张伯驹不同意，他说，我家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这样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何必换呢！最后，家具还是没有换，张伯驹和袁家骝就在北京饭店见了一面。

张伯驹心地善良、单纯，品格高尚，但他的性格却有些孤僻，有些古怪，有时独特到叫人难以理解。

第十三章 绝世天真绝世痴

张伯驹的女儿张传■曾说：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，加之愤世嫉俗，更加落落寡合。即使高朋满座，众人谈笑甚欢，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，便一个人坐在那里，谁也不理，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，一根根地拔胡子。有时去找人，碰巧人家不在，他也不急，坐在那里能等上两三个小时，也不叫人去找，还是摸下巴、拔胡子。生人见了他，往往有些望而生畏。一次，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，父亲在下棋，人家叫他张大爷，他就是不理。我只能招呼客人说，您请坐，请喝茶。我还问父亲，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？他还是不吭声，也不理我。

据张传■回忆，有一次，张伯驹要到沈裕君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）家中去下围棋，刚要出门，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潘素的画，想请张伯驹题字，并表示愿意多加500元。不料，张伯驹不听钱犹可，一听要多付500元，便气冲冲地回答说：“不写，我现在要去下棋！”

张伯驹就是这样，对于不与他志同道合的人，对于他所不喜欢的人和事，马上就表现出来，也不管是否弄得对方难堪。谁的品德高尚、谁的品德低劣，张伯驹心里有数，但他就是不说。天长日久，朋友给张伯驹起了个雅号“张大怪”。

张伯驹的怪处何止于此呢，虽然家曾巨富，但他本人却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，他不吸烟、不喝酒，不穿绫罗绸缎，长年布衫一袭；他既能过山珍海味的生活，也能过粗茶淡饭的日子，有时一个大葱炒鸡蛋就算是佳肴了，他从不和人计较谁的衣食住行更阔气。

张伯驹晚年，画家黄永玉曾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遇他，说张伯驹点了一盆红菜汤、几片面包，草草食毕，将剩余的面包、黄油用小手帕裹好，带走给他的夫人。一生热爱美食的张伯驹晚年如此清贫，却安之若素，所以，黄永玉说他“富不骄、贫能安，临危不惧，见辱不惊”。

幽默的字号

张伯驹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除了自己的“字”之外，爱取别号并喜治印。

对于张伯驹的“字”，各种书籍、文章说法较乱，一般说是张伯驹“字从碧”，也有人说张伯驹“号从碧”。那么，究竟哪个说法对呢？

首先，我们说一下什么叫“字”。按字典上的解释，“字”就是根据人名中的字义，另取的别名。

张伯驹原名张家骐，字伯驹。这就很好解释了，骐是好马的意思，驹呢，是千里马的意思，意思是接近的。至于“伯”字，张伯驹原本弟兄三人，他就是老大。古代社会，人们一般不直呼其名，而多呼其字，以表尊重，这样时间一久张伯驹也就以“字”行，“字”成了他的名，而他的名“家骐”渐渐地不为人熟知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人们多以为“从碧”是他的字呢？“从碧”其实是他30岁时因收得康熙皇帝的题字“从碧山房”而取的一个别号。然而，时间长了，人们渐渐地也喊得惯了，就把“张伯驹”作为他的名，“从碧”作为他的字了。张伯驹也没有特别作过纠正。他的女婿楼宇栋在《张伯驹小传》一文中直接说“张伯驹，字从碧”。张伯驹生前所在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在《张伯驹先生简历》中也说：“张伯驹，字从碧，别号好好先生。”

张伯驹后来取的别号也较多，比较为人们熟知的就有“平复堂主人”、“展春主人”、“春游主人”、“好好先生”、“京兆”等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字是比较慎重的，也是比较固定的，而别号则随意得多了，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别号，有些别号则是自己凭一时之兴趣，或因对某事有所感慨而取的，用过一阵，时过境迁，渐渐被忘却了的也有。

我们先来说张伯驹的别号“从碧”。张伯驹醉心于收藏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珍宝，始于对康熙墨宝“从碧山房”的收藏。其收藏过程，前面已经讲过，这里不再重复，且说张伯驹为纪念收藏这一心爱之物，从此取“从碧山房”为斋号，并自取“从碧”为别号，写文作画时常落款“从碧”。

张伯驹的第二个斋号为“平复堂”，自号为“平复堂主人”。这是因为张伯驹于1938年初收藏《平复帖》后，欣喜不尽，就又题斋名为“平复堂”。

“展春园”、“春游主人”这两个别号又都与张伯驹收藏《游春图》有关。

1946年，张伯驹为收藏《游春图》，卖掉了弓弦胡同的宅子，也就是“从碧山房”、“平复堂”所在的宅子。这片房产共卖得35根金条（见寓真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），大部分用于购买书画，或归还以前买画的欠债，而用其中十多根金条，购买了承泽园的房宅。这承泽园始建于清代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系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。张伯驹住进承泽园，同时购得《游春图》后，就称承泽园为“展春园”。1950年集词友结词社，名为“展春词社”，他又取别号“春游主人”。1953年，张伯驹又将此园卖给了北京大学。后来，他把自己1960年至1965年间所作的词集结集为《春游词》，在“自序”中说：“余昔因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，自号‘春游主人’，集词友结‘展春词社’。晚岁于役长春，更作《春游琐谈》《春游词》，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，何巧合耶！”这段话是对其偶然自号“春游主人”，结果一生果然半在春游中的解释，非常有趣。

张伯驹最欣赏的一个别号就是“好好先生”了。这“好好先生”不用说也是有来历的。1950年，张伯驹收购了晚唐大诗人杜牧的书法真迹《张好好诗》。杜牧的这件书法作品，是赠给其所喜爱的女子张好好的一首五言长诗，是一件诗书兼美的杰作。

杜牧与张好好初相识时，好好才13岁，为江西洪州乐籍的官妓，才色双绝。杜牧和张好好一见钟情，不料还没表白，张好好已被朝中著作郎沈述师出重金赎出，纳为妾。沈病逝后，张好好流落洛阳以卖酒为生。也有人说是沈述师娶了张好好没到两年就移情别恋了。后来，杜牧到洛阳做官，在一家小酒铺里意外遇到了张好好，于是，杜牧对美人的遭遇满怀怜爱和伤感，写下了这篇诗作。

张伯驹一生收藏的珍贵书画很多，但他把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和陆机的《平复帖》以及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看作平生最得意的三件藏品。

张伯驹收得《张好好诗》，为之狂喜，一连好几天他都和这卷诗稿同床共眠。于是，他又自号“好好先生”，以纪念他收藏这件作品。当然，“好好先生”也暗寓张伯驹乐于做一个好好先生，不乏幽默的意味。

张伯驹还有一个别号叫“京兆”，知道这个别号的人不多，天津的张牧石算一个。张牧石有一首七绝是纪念张伯驹诞辰110周年作的，他在诗中说：“画眉能几思京兆，绝世风流岂入时。宁复李园春再展，海棠留梦忍追思。”这“京兆”就指张伯驹。

关于“京兆”这个别号，也有一个典故。典出《汉书·张敞传》，汉代京兆尹张敞常为其妻画眉，长安城中都传张敞画的眉妩媚动人，为此，张敞被弹劾。皇帝问他此事，张敞说：“我听说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超过画眉的。”皇帝爱其才能而没有责备他。张伯驹很喜欢这个典故，便自号“京兆”，并刻有“京兆”印章，在藏品或自己的绘画上钤印。这个典故是指夫妻感情融洽的，张伯驹对待夫人潘素，也像张敞一样。

张伯驹还有一个别号“重瞳乡人”，但不轻用。如果说他的别号“好好先生”、“京兆”等，还有些诙谐、幽默成分的话，那“重瞳乡人”则是郑重、严肃的。

（未完待续）